



九日用去年韻寄徐光宗濟祝子權

望蔣山

自和

西齋太湖石

與晁激仲夜話

次韻答激仲

再答

又答

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雨夜西堂寫懷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光宗宗

~~清~~清涼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至夜分

獨坐讀舊書

懷西山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

弟舊名

光宗諱

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

而棄家祝髮云

張暘叔晁激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

次韵馬叅議同游蔣山

再次韵

三次韵

四次韵

劉少師園二首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次韵再答子因

蔡子因用前韵留別再答二首

劉太保馬軍屢捷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寄徐

光宗諱

立

陳子高稱宮浙東戲寄

戲示幕客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聞邊報示諸將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詩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登南城

與陳子高夜話

送馬叅議從辟劉太保

次韵馬叅議留別

寄潭州謝誠父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立秋二首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寄順昌劉節使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

江來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
慨然寫懷

淮西軍連六告捷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
解汲水導注之

為山亭移植冬青成陰

小飲示幕府

卷第二

詩二

徐

光宗
諱

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聽莫撫幹彈琴

送沈傳曜

八月二十日

偶書為山亭五首

次韻程伯禹贈趙朝請

次韻程伯禹時字韻

送表弟晁公耄治海帥幕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再賦

觀化堂編校舊書

憶朱氏西澗

雨後為山亭獨卧

七夕

送王陞歸知果州

祈雨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

每歲病肺去冬以來偶不作遂得安眠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

上

東園作草堂新成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徐光宗立相過

同光宗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

晚過草堂寺周顥故宅也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總領吳德素運使

章思召過天禧寺雨花臺再用前韻

與光宗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用前韻送光宗立

為山亭晚卧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戲方仁聲四絕句

次韻馬叅謀蔣山開堂飯素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次韻馬叅謀新作山亭

方叅議用前韻記嘗過余石林次韻答

之

徽宗皇帝挽歌辭五首

哭趙叔問

銘

賜硯銘

新坑端石硯銘

晁激仲琴硯銘

二井銘

似菴銘

贊

東山圖贊

法眼禪師真贊

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書明皇吹簫圖後

書鄒氏志

欽宗增祖陰德詩後

書傷寒治要後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書唐李弼告後闕

書唐李氏告後闕

論

蘇秦論闕

范增論闕

續養生論上闕

續養生論中闕

續養生論下闕

序

程致道集序

卷第四

記

紬書閣記

府學記

建康掩骼記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書為山亭石上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到任謁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晴諸廟文

謝晴寶公塔文

謝晴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再祈雨諸廟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謝雨諸廟文

祈晴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雪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謝雨寶公塔文

謝雨諸廟文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祭謝侍郎文

祭韓運使文

祭周大夫文

祭淨山主文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黃文

顯老贈太保焚黃文

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謝傳宣撫問茶藥表

謝元宮觀不允降詔表

賀天申節表

謝太中大夫表

賀天申節表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賀皇太后丹寶禮成表

謝太禮加封食邑表

謝奏陳金賊退款降詔獎諭表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賀天申節表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謝再任表

謝觀文殿學士表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卷第六

劄子

賀天申節表

賀大朝會表

辭免初除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乞宮觀劄子

又乞宮觀劄子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辭免加封食邑狀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辭免觀文殿學士有任狀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啓

回徽州曾侍郎啓

賀宣用汪相公啓

回霍經制啓

賀江相公建節啓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回王正字啓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回吉州王舍人啓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回信州劉侍郎啓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賀張少師奏捷啓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卷第八

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曾天游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梁仲謨論權貨務書

與秦相公論減梓獄事書

荅王從一教授書

又荅王從一教授書

荅尹穡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十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容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長槍大劔笑

安用白髮蒼顏空自憐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

見下樓船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峰說舊年

高再新城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迎

又荅王從一教授書

荅尹穡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

卷第十一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長槍大劔笑

安用白髮蒼顏空自憐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

見下樓船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峰說舊年

高再新城
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迎

遙憐部曲遠相迎，猶記當年驃騎營。
莫作揚州貴人看，箭聲聊聽餓鴉鳴。

再至建康

老罷那知老已疲，君恩誤遣出車詩。
犬羊可有中原地，熊虎空高大將旗。
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彤墀。
白頭再啓征西將，深媿甘棠咏去思。
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
千門萬戶照天闕，二水三山非故廬。
談笑定誰能却敵，哀憤真自笑非夫。
淮南金鼓連滄海，為趣嫖姚速破胡。

府中即事

稍喜胡塵欲漸清，離宮雙闕照層城。
不驚卷陌銅駝沒，自愧兒童竹馬迎。
哀謝巨堪仍簿領，病慵久已廢杯行。
三山不動湖頭過，洧水江流自不平。
坐笑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
可是猶思建

鄴水却應喜近洛陽塵，十年遍閱三行闕。

及今凡三至

四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夷吾在江左。

柴車空撫兩朱輪

送模歸下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西巖

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
說家僮挾書至驚起慰愁絕推尋到鷄犬問訊窮
曲折此生豈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臥
州鐵江東鎮八州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慙慙報松
竹吾豈成久別多

端居探幽竒自謂略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絕昔未
見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閑尚或遺

勝踐巢成輒棄去我豈秋社燕

築南山絕頂亭為基垂成而來

吾課童僕開闢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屢轉杖

藜不用扶吾脚猶爾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膏梁子粗免污欵

諱袴官居無多戀暫止復遽去家法恐未傳此心

良已素義禪晚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嶽岑久

斷俗子路聊持山中節為我主倡務封陞際湖海
雲月皆所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已諸曹皆休務祀
神登北山參議馬君獨不出攜詩相過
因言石林之勝次其韻

倦飛歸鳥正思還扣戶聊分半日閒勝事漫同談
栗里佳時休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香火朝
真有舊班他日尚期能過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去歲以九日期賀子忱徐

光宗濟祀子

權為松菊臺之會作寒字韻詩唱酬數
迄今歲郡齋獨坐慨然有懷復用前韻

寄光宗濟子權時皆在湖州

地道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開
誰共強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
得舊相看閉關且示維摩病圖畫他年付瓦官

顧凱之畫維摩像
此間瓦官寺本也

郡齋望蔣山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
再來撫城郭始悟非吾
廬豈不有華屋旌旗拱
王都峩冠坐清旦百吏
前走趨而我麋鹿姿
僦然若囚拘忽看北山
岑突兀當坐隅歡言顧
之笑便欲凌崎嶇似我
槿籬間層巒儼相扶
瞻不得往起步空長吁
少年四方志顧眄略九
區衰慵一如此畢願終
田間拙艱固應爾豈但
悲老夫

自和

生涯一茅屋物役忘萬殊
再為東諸侯作軍菟被

廬追尋念往迹六鷁慙宋都

余以請官祠去

浩歌記土

風誰能和且趨自笑良已隘
真成楸株拘聊云效
知止未敢傷廉隅茲山閱人
多龍蟠委崎嶇寄我
千里目筇枝尚堪扶但愁見
中原驚心愴嗟吁何
由返吾室小徑遵芋區未用
懷遠遊蒼忙賦三閭
明當秣吾馬解組戒僕夫

西齋初成，屏中舊有太湖石數十株，因植之庭下。

萬壑千巖，不易求壺中。聊寄小瀛洲，稍看砒兀雲峰出。便有檀藥桂，英宗諱同幽絕境。自知難遽忘，竒蹤爭在獨能留。山翁已老，猶兒戲。漫擬伸眉一散愁。

與晁激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晁，即凜凜辭鋒。未可當伴我，何辭共戎馬。憐君聊欲濯糟漿，激仲以池州酒正從余辟殘年落寔風。

塵際永夜，從容燈燭光。祇恐扁舟吾欲去，病慵無意薄淮陽。

次韻答激仲

牛渚誰逢臨汝郎，參軍暫肯佐戎行。世緣不擬營三窟，人事那求饋五漿。春近嶺梅橫，暗葉夜寒霜。月落飛光十年情話，何由盡我亦傷心。嘆渭陽。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鳧雁相追不亂行。但陶處

松徑不辭楚酒醉椒盤交情老栢寒方見妙語靈
珠夜有光回首漸知歸路好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答

家聲合繼紫微郎

晁氏自文元文莊皆嘗歷知制誥至以道復為中書舍人云

不獨詩同沈鮑行晚歲清談淹幕府中原喜氣望
壺漿頗聞時論憐衰朽空愧君恩負寵光肯許輞
川期後約彈冠知不借王陽

聞武士回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桂牛饗士隘轅門投老兵間強自論稍喜並邊無
牧馬却慙空帳有驚猿乞盟似欲回天意排難誰
能報主恩壯志蹉跎真便爾獨懷搔首望丘園

雨夜西堂獨宿

華屋非所安憶我三間茅閉關傲初寒坐聽風雨
交燈火微暗淡松篁雜蕭梢一枝寄宿鳥自許無
傾巢我非乘桴翁詎敢辭繫匏竭來亦何事大似
從僧包忽聞報嚴更鼓鐘亂鉦銑慨然念故棲此

地寧久拋君知芥舟微但可浮杯坳去矣無更疑
作詩聊自嘲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光宗諱宗

游清涼覽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千年石頭城突兀真虎踞蒼茫劫火餘尚復留故
處大江轉洪濤騰踏不可御空城寂寞潮日暮獨
東去登臨欲弔古俯視極千慮吾兒勇過我蓐食
穿沮洳謂言撫中原未暇論割據功名亦何人我
志聊自恕他年報國心或可借前箸無為笑頽然
已飽安用飫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

鼓角遙聞出塞聲邊風吹鴈過高城疆陲無復戍
已尉盜賊猶憐壬午兵歲晚胡床閉深閣夜長刁
斗聽連營便須從此傳烽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擁毳無人伴夜禪閉戶便能忘

履迹炷香時自續
爐烟辭家屈指驚
三月撫事關心愴
十年漫展殘書亦
安用可能猶欲絕
韋編

懷西山

西山十畝強高下
略不齊嵌空抱竒
秀上有凌雲梯小
屋八九間茅簷敢
辭低所欣面勢好
老稚通扶携密竹
轉脩徑老松故成
蹊仲冬景氣肅碧
草猶萋、仰視天宇
大四觀渺回溪徐
行信足力未畏成
顛躋用意各有適
孰云無町畦平生
幾濡首末路多噬
臍不作巢幕燕肯
從觸藩羝胡為濫
麾鉞坐聽鳴鼓擊
外物委蟲臂全生
思馬蹄可能三徑
草歸路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憲求詩為賦

意得不願多心閑
本長虛超然適有
契天地良有餘頗
念彭澤老所懷常
晏如南憲僅幾何
盤薄萬古初來帶
悟已徃世紛便能
踈懸知千載情共
有三間廬杜子老
不遇買田賦歸歎
西山鬱攬空江

山繞故墟衙門閉松菊亦有琴與書邂逅一杯酒
安知我非渠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

弟舊名光宗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

棄家祝髮云

棄家忽若遺四海吳元常軒冕安足輕妻孥等豪
芒古來惟仁者有勇故莫敢根也自多慾此心焉
得剛相君抱壯烈慷慨志亦償徒悲蕭長倩屢折

終堂、子居真俗問袖手每在傍十載復相見掛
帆上瀟湘我居卞峰顛萬仞凌穹蒼何時一茅屋
共結兩道場

山間每歲正月望夜梅花正開多與客
飲花下今年郡廨獨坐十四夜張暘叔
晁激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慨然歸不
能寐因以寫懷

山頭野梅白玉花月明弄影紛橫斜青天無雲萬

峰立下有十畝幽人家年、春歸不暇省但掃雪
徑尋寒葩老夫已忘少年事燈火豈念更繁華一
杯起步遍空谷破屋歸卧暎朝霞陪都復來亦何
有凜々殺氣浮高牙重關深鎖夜漏永忽記昨夢
翻長嗟景龍門前一月會金盃賜酒餘雄誇神州
陸沉近歸我漢節方議通胡沙天翻地覆那得料
忍復更聽漁陽柁

次韻馬叅議同游蔣山

華屋驚隨劫火飛江山空自繞邦圻靈蹤可便超
千載妙解誰從寄一微著屐尚堪窮碧落據床聊
伴俯清輝追尋會識關心處未恠衰翁苦憶歸

再次韻

頽垣敗屋落花飛草、春光亦故圻但愛野塘輸
綠淨不知風景轉清微帳空尚憶猿驚曉基廢猶
傳鳳覽輝女几自無平賊意坐來休笑久忘歸

三次韻

荒林寂、鳥飛、舊事那容數一圻山色自憐雲
泐莽暮寒猶作雨霏微談餘故喜珠仍在境勝端
知玉有輝問取塔中黃面老此生何處是真歸

四次韻

雨壓殘雲暝不飛亂紅猶欲點春圻蔣陵路絕人
誰到蕭寺庭荒迹已微偃蹇松篁空自老參差觀
閣舊相輝令威等是千年客想有遼東獨鶴歸

偶至劉少師園二首

葉底黃鸝一再鳴故知久住識人情習家池館元
無禁應笑山公自懶行
老木參天拱十圍何妨桃李間相依却憐韓令功
如許不為山丹少霽威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欲知壽躍心
能喜正愛蟬連語不休築室君方論並舍子因約同居
上歸山我已辦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

付白頭

次韻再答子因

人事紛々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已拚瓠落真
何用那得鐘鳴尚不休鄰里朱陳無別社江山李
郭有同舟若為便覓茗溪路六月明珠剥芡頭

蔡子因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早時物望冠陳留

蔡氏自言出陳留蔡謨後晚悟禪心更不流

安用前身真阮籍

頃有方士言子因為阮籍後身

久知此道得

孫休千年會有歸來鶴萬事元同不繫舟邂逅一
菴隨地有不妨衲被對蒙頭

已議營屯到上留稍欣群盜障橫流三時舊業終
應在萬里長征亦少休和策但令均挾纊壯圖何
用決焚舟東都自是興王地虎踞寧須問石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屢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卧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
舊俗山河自亦惡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與北論

封有策勳橫槩賦詩非我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百葉緗桃照眼明繁枝似見雨新晴故知睡足聊
相並不作林間逐婦聲

徐

光宗
諱

立罷吏部郎官出守天台待次

卞山舊居因寄

嵇康不作絕交書出處蕭然兩袖如錦帳不妨游
省戶草堂還得賦郊居傾崖澗水青雲上夾道輕

陰落絮餘亦記舊游聊待我未須摧駕赤城車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
西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與
親題

戲示幕客

不用黃金更築臺一時傾蓋盡奇材關中豈是穰
侯物浪怕諸侯客子來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中年甚畏別交親况復雲山舊結鄰澗谷何時同
笑語干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
杯漫幾巡賈傅長沙知健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邊報示諸將

挿羽驚傳赤白囊胡行如鬼尚跳梁頗聞廟筭無
遺策但遣封人謹豫防送死定知天悔禍追奔寧
使汝爭疆將軍剩有封侯印盡掃無令一鏃亡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羽檄初徵天下兵誤慙一障守王城秦兵出項終
何得漢將征遠會掃平便遣幽燕驅號令以憐河
洛汚羶腥書生豈解論幾事詎信平涼有劫盟始

講和余散
言其不然

遣鼎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他日傳烽望夕烟重来老更負戎旃我言固自平
平耳王事那辭數然轉餉未應勞木馬推鋒猶

或要戈船天威本自無多殺萬一征和屬此年時

虜遣馬陵思
謨未請和

聞兀木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狂首屢憤騁長驅未省新軍有被廬

時張韓兩軍
治師甚肅士

極賈快飲勿辭金鑿落先聲須破鐵浮圖

虜將下
親兵皆

精練號趨官爾自疲千里

虜遣師往來國中號
趨官日行數百里飛

將吾寧較一夫試向八公山上望當關何用守濡

涇壽關為江淮襟喉曹操先得之故軍每至
濡涇東晉能保有故謝玄有淝水之捷云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廢壘至今聞

鶴唳蒼山從古自龍蟠鬢毛盡空看鏡髯肉銷未

尚據鞍折筮不能答黠虜遺 猶有漢衣冠

與陳子高夜話

鼓角開東道山川壯別京病慵憐竊食幽憤敢論

兵廢簡鉛黃暗馳囊赤白驚衰衣聊自喜時見魯

諸生

送馬叅議觀國從辟劉太保

伏波老自厭壺頭壯志諸孫凜未休
稍喜犬羊從絕塞即聞貔虎靜中州
先聲早已傳推轂婉畫聊煩佐運籌
好去劉公書一紙無忘老子上南樓

次韻馬叅議留別

戎車百兩去難攀秣馬前驅矢石間
折木舊津吞朔易神都新令懋寔顏
傳聲已報連三捷觸熱那辭冒百艱
束縛會看擒頡利灰釘何待執戎蠻
清談一笑時能共妙語千篇未可刪
緩帶且從黃老我冠行奉紫宸班
分攜生歎虛縣榻老病懷歸祇故山
它日小舟能過我萬峰深處有柴關

寄潭州謝誠父

南國波濤已過春稍清群盜翦荆榛
孰知賈傳傾多士但說番厝得遠民
痛飲千鍾應可強傳書一紙未能頻
臺評袖裏猶多在莫枉汀洲咏白蘋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老大無堪百不能年來但可飲三升齊厨何用酒
佳釀莫遣征南誤自稱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萬里秋際空高浪洶回流他時譽賊真
非策此日摧鋒盍有謀天險漫能憑故國陸沉端
復恨神州將軍競綰封侯印誰為吾君更解憂

蕭關隴水隔天區壯士何人是破奴一日頓傳三

節度

是日聞陝西王帥並建節

十年空鬪五單于坐談激烈心

猶在疲俗彫殘喘未蘇安得倉箱盈百萬少令天
下足軍儲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須早伐謀傳箭猶聞聚
蜂蟻控弦那得犯貔貅書生會繫單于頸壯士誰
吞長敵喉快使營平歸印綬貂蟬敢望出兜鍪

寄順昌劉節使

四海胡塵久未清遙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

誰敵捷奏初傳我亦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
見靜王城軒臺固有英靈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

江來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

然寫懷

松江浪靜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雁久
未到坐想白鷗增眼明五季辜負釣船約故人疑
我真逃盟豈知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

來鐵馬暗江北中流疊致雲濤傾樓船千萬下采
石旗纛滅沒天戈橫書生事業今乃爾授鉞孰敢
辭專征豈無傳檄走飛騎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
天子民父母大度未忍鑿竒兵澶淵一矢安五世
明日儻或傳諸營

淮西軍大破賊兵連六告捷喜成口號

二首

一戰聊麾十萬師西來捷報走黃旗六羸壯騎終

去九虎將軍亦漫為賊將龍虎輔國等將面內

疲民元不改吾民盡復得之從中勝算自無遺賊自

兵過淮凡指投臨軒想見天顏喜百辟歡聲動玉

堦

虵豕何知闕近垆且欣鏖戰掃羶腥寄聲急走破

羌帖歸路還經征虜亭多難兵間頭更白光武見放

懷物外眼終青花殘不負巖邊約更看前焚老上

庭老上龍庭
凶奴地名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

斛汲水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聞飛

雨過却疑驚起老龍眠憑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

須去拍天索寞歸心誰與寄家山不到已三季

為山亭移植冬青等近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鋤年來繞屋亦扶踈客來但愛清

陰好不見幽人磻下居

小飲示幕府

邊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劉越石長嘯徒登
城緬想豺與虎行當築鯨鯢傳車日邊來風當走
天聲連日中遣主人齋黃旗三面至捷奏紛、橫
天險限南北長江正東傾諸君亦良苦唾、爭請
纓誰云凌烟閣自昔無書生卮酒安足辭勉當建
雄名李賀詩請君試上凌烟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澗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謾、山
風響正想陰、夏簟寒老、不能窮蠹簡歸來便
擬、屋冠一杯且覓林間約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我澗谷

情十載厭鞞鼓，驚塵亂鳴鉦。蕭然洗病耳，為鼓一
再行。度險微，斷續奔前忽。琮琤淒風拉，遠響薄月
當微明。亂石拱高下，回環亦崢嶸。吾歸正自爾，猛
士方西征。年少勇過我，犬羊羶王城。請更平戎操，
盡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峰摩青空，東望烏氏光宗諱同。豈忘宿春糧，終媿一
款門。邂逅此相遇，傾懷得徐論。人言解牛刀，要使

當劇煩。未悟清廟器，朱絃列壘尊。我衰百慮息，但
念三畝園。王師肅西征，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
緬慙羨歸軒。寄聲解艤舟，想見浮雁村。清冷尚可
釣，無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覺涼風入軒窗，自亦幽漫能持麈尾。終憶釣槎
頭，我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熟未衰謝。若
為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巒岼只欠蕭、竹數竿但遣飛流時
漱玉且將歸思為翁寬

微風似與洗庭除石枕蠻藤不負予八尺方床聊
已足可須仍要讀殘書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有弄清微何妨共倒樽
中淥不怕鳴鶻問道歸

羶穢初聞頻水清君更復過蒙城應須鄂渚兵
同入賊壘聊煩盡剗平

使節交馳數路分頗知盱食念前軍疾須圖上金
城策一見真勝百聞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使君冰鑑有真知未論理窟傾
三語只聞詩壇自一奇擾、干戈猶戰伐紛、簿
領更喧卑應須便作高軒過好德何人佐我儀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故時暮年懷抱祇公知疆論出處初
無意底有文章更好竒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
竹敢 中原趣下王正曆盡使遺民復漢儀
漢道中興此一時虞亡不臘爾何知地中鳴角無
多恠堂上論兵固有竒夢櫟那求梁棟遠槍榆正
羨羽翰早淮陽汲直猶高卧願看簫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耄沿海帥幕

巖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關情談鋒尚憶傾
甥舅鬢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
事却須評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濤波本不驚公

說之子罷遂昌令
頗能言浙東民事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烟不知三間茅中有幾醉
眠山遠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
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
袖裏溪山每自隨
欲識滄波無限意
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自涼
故應便北戶何敢厭東
墻汲水聊為戲繙書却未忙
平生閑與懶併覺味
兼長

翰墨他生業山林晚歲心
那知身已老但覺意增
深捉麈誰能話扶筇可細尋
晚來庭鵲喜似恐有

歸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清陰盡處有層峰
應知六月水壺外未許人間得暫逢

憶向中流置竹林萬錢無處買清涼
只今路斷無來客自撥新筍醉幾場

雨後為山亭獨卧

過雨虛簷氣稍清卧聞刁斗起連營
幾看薄月當

軒過驚見陰蟲繞砌鳴
洵、南江浮靜夜寥、北
斗掛高城白頭心事今
如許慙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
宵傍簷依嶺月歌枕聽
江潮瓠大何妨拙槎迴
未覺遙可須論乞巧河
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甘
殊勝木奴洲使君自喜
鄉閭近騷客仍憐井邑
幽盜賊燕秦猶未息山
川楚越已先秋原頭兵
馬今多少更與將軍論
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旱魃
何為敢予毒九淵再拜
款神龍仰空但見屯雲
族天公愛民亦自惜我
媿無功神弗福願看一
洗主天瓢未須震暴如
車軸今年淮西虜胡騎
王師盡掃無餘類武王
伐紂報豈年今者驕陽
豈天意求東三茅西采
石塔中至

人肯徒視明朝掣電駭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我款荆扉舊統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欲掛

朝衣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諧已絕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挿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涼曝闕庭除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須重檢校扃鎖莫令踈

細路穿南嶺新松幾許長毋庸馳馬足祇擬轉羊腸便作高亭好初非亂石妨兩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庶幾遂得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慳飛塵蓬勃晝
欲暝坐睨雲物占群山五日一風十日雨天方勤
民輔明主作書未敢訟風伯寄謝群龍少勞苦
群龍分馳不難興俗謂五月二十日噴薄雲霧隨
飛騰中田勿憂龜兆圻條忽便看溝塍盈老農何
功報神力但趣官租飽軍食中原卷盡胡無人爾
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坐達旦去冬以來偶

不作遂得安眠

衰殘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清樽酬
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邊烽入聖澤頻
聞好語傳時詔書屢下存可是淮陽真卧治滿囊
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

上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已割淮

孺地牙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猶堪杖策衰年耳
自厭鳴鉦角巾初了東歸約安用區、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自難忘池開月映千
山迥檻靜風生六月涼幽徑也從穿別圃小舟還
似過橫塘深知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密覆荒茅已數重中開別戶更相容苦無公事妨
人樂多有清閑借客慵南浦潮平分騰水堂前池與湖水

通北山路近得青松

近我北山松百本

恠翁歸意何能緩

新築高臺見卧龍

園中舊不見山因以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廬底處仍堪託左符閑閣漫憐公
事少投簪敢訖宦情無車聲早已吞窮寨使指何
時返舊都故作茅堂開水檻要知心自在江湖

徐光宗立相過

茅齋一曲傍寒灣邂逅終年伴我閑契濶易驚成

歲月追尋空復望江山
暫留客枕聽疎雨時久旱方得雨
遙想吾廬掩舊闌
落莫歸心誰與話
坐談聊為起衰顏

同諱光宗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

晚過草堂寺周顥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
豈無山水心可奈簿領
纏今晨偶乘輿適此宿
從賢零雨洗驕陽
谷中聽流泉憑高眺
遠覽正見江浮天
至人本無心與我

常周旋誰云喚不應
汝意自不度

余自到鎮每雨暘祈寶公塔未

嘗不麥隴稍已滋
橫水漲微漣佳城倚華表
拱木埋貂蟬
暮過草堂寺借榻聊暫眠
不復聞怨鶴茅
但連延歸路踐落日
羣峯鬱相先
回風送遠響墟里生
晚烟吾廬悵何許
東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來故國經
幾年我衰倦登臨坐愧雙行
纏忽驚山陰集邂逅來羣賢
俛仰弔前古高談注

淵泉千巖過宿雨餘潤滋麥天顏簷翳岷壁過午
不得旋像佛再經始時兵火後寺盡毀此邦心亦

度稍欣臺殿新廢沼依淪漣坐懷馬化龍僅作娘
捕蟬相傾走掣電詎暇安枕眠六飛斃東巡恨爾

不少延孽胡久凋殘屈已今我先衰憊乘一障無
功記凌烟乞身自茲始此計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諱光宗立總領吳德素運使

章思召過天禧寺登雨花臺再同前韻

言經朱雀桁復度白雞年去歲辛酉謝公不可見廢壘

蔓草纏三日瞰洞牧所懷多昔賢坡陀北城光宗諱

城北有謝公墩誰可作九泉石頭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

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孫權定都惟初鼎足計

用意良已度更作長干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

花密葉未有蟬高臺略四遠綠野浮芊眠午陰久

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固不凡况有嘉客先老大

百念息爨餘豈遺烟了知塵外心本自無間然

與光宗立夜語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余營石林今冠服豈不

榮狙猿強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忘賢、他日得

吾子匣藏駭龍泉衰頽為興起此賜寧非天羯胡

玩兵久亦悟終好旋扣關復請吏搖尾志頗虔休

兵固有期撫事猶涕漣投懷幸傾瀉知子非寒蟬

十日對榻語夜窻了無眠賈生待宣室趣席方招

延願上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返故廬趺坐看

爐烟功名會及時佇子燕然

用前韻送光宗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蠶已老翻自

纏竭來守江關從事寧獨賢經年兩大入燿火通

甘泉石林豈壺中亦自有一天采薇敢言勤誰與

歌勞旋上書苦祈哀傾寫志已屢坐懷北山巖未

見西溪漣人言搏風鵬不及翳葉蟬共挽携手客

可忘曲肱眠首鼠信充翁胡為尚遷延子來幸暖

熱愧我一飯先清詩似鳴玉想見藍田烟索去何
乃遽臨分重依然

為山亭晚卧

瘦石聊吾伴遙山更爾瞻泉聲分寂歷草色借廉
纖玉粒時能飽霜毛日更添平生踈懶意况與病
相兼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縵不能陪
衆手斲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
從過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戲方仁聲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却尋三徑築茅_{諱光宗}雲邊此意

真誰解騰作新詩與細論

水檻新開似浣花傍溪湏更作浮槎祇應屢費王
宏酒時要清樽對落霞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擬望年豐天公可是憐

風月判遣詩人一例窮

盧橘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在前期平生不作宣

明面浪愧將軍建鼓旗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

也今徙西溪作雲茅菴因東崗為小亭

號茅諱光宗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

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敢飲亟易之乃

克成有田數十畝常苦下潦余居石林

與雲茅南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云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茲山誰謂我非鄰相追更喜同

杖策得意遙知了斲輪幽事要須塵外侶好詩仍

借境中人歸來袖裏傳新句驚放巖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一勺清甘寄悟真八功德水在定林寺覺城東路

更鄰臺傾劫火無遺燼寺經焚地轉奔風有伏

輪但遣籃輿從來守深知幕府畫詩人登臨莫忘
千秋意不必山陰記暮春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牀羨汝鄰歸計甘從
短帽倦塗何止畏奔輪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
期十八人尚許一樽仍破戒黃柑催釀洞庭春

客會者二十餘人以齋集不置酒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夢繞茗溪十里青苦厭簿書迷

老景坐懷丘壑寄顏齡稚川可復尋勾漏靈運能
忘過水寧壘石且從開小徑寒芳仍喜報餘馨天
工未擬藏遺巧物態何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穿窈
窕沉釣真欲釣清冷已看袖裡携東海端向籬中
得畫屏半世生涯皆福地不妨歸更侍祠庭

余前領

崇福明道洞霄宮祠九任二
十一年時方又上章乞歸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予石林次韻答

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
文舉但恠山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
寄每丁寧遙聞徑竹添新影更想巖花作遠馨夜
鶴未應真怨別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
遠風好常隨禦寇冷癡坐正憐塵滿案醉眠終倚
石為屏瀛洲學士煩追賦尚記滄波接洞庭卞山

太湖正與洞庭
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真欲混車
書黼宸猶丹陛飈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
樓居

帝業承瓜映天倫映棣華千季乘接統四海自為
家畢郢終何恨蒼梧邈已賒廟壩驚指顧行路泣
悲茹

脫履初無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碗且深
藏付託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栢城森渭水空愧寢

中郎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驚在匣黃屋本非
心海濶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無馬跡惆悵屬
車音

浴殿陪書詔甘泉忝侍臣虛傳遊帝所不復從時
巡效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如已矣揮涕灑
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落公族
冠探書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蕭長倩憂國共
長筭我懷崇蘭居多學真一貫束髮踵癯儒長檠
媚空案胸中行秘書領略能默斷埋光久不暴玉
石終自判中年立周行杞梓見脩榦雍容視出處
未可亟招喚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荷囊侍丹
宸正訝歸稍緩為棄天關一往謝羈絆黃壚閉
白玉萬事風雨散訃來為失聲涕落傷老伴孰知

錦囊心無復銀鈎腕柯山眇何許日月忽已換平
生渾金質反覆要熟看 寶琢寒泓誰 撫遺玩
尚有十字碑臨風寄長嘆

叔問三衢新居號崇蘭
館字畫猶妙蓄硯甚富

皆奇程致道作埋
銘叙其事甚詳

銘

賜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 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 皇帝以
所嘗御硯賜臣 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淵奎鈎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泰山
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坑端石硯銘

望之盎然不耀其光即之瓘然不暴其剛下巖之
澤竭取之其陽是為雲者仍即猶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蘭硯銘

靡之勿利挹之勿槁毋慢其藏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壁有軫匪絃寓此盈尺孰謂大者訖藏無聲勉子筆端護其鏗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州治前
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瀆其
順毋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濤波

右左銘

史之勤民如井曰勗民之從吏如井曰趨惟吏與
民毋或自戾敝則斃之以閱百世

右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方求歸未
遂或曰甚有似予吾廬也乃名之似菴而為之銘

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穹然覆

孟甚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
人像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
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廬腴秀澤著履
反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
皆得其意於俯仰走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

無住道人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贗殆不可辨
更數十歲安知天下不有兩伯時因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曰遠游
者以是為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姥笑叢山扇神手縱
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右王逸少

韞玉于山燁然不粘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
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履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
人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聊一舉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因孰為正觀惟阿那

律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
金屑有法無眼有眼無法稽首導師五蘊皆寂悲
觀慈觀等大圓鏡顏然方林如夢中事山河大地
一切消隕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誠春官數往來舅氏
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
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
潛適主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欽宗諱夫見其所
賦主聖臣直聲言於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

公奏議爾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
首中選後為第一於是名稱日聞已而坐 upper 書排
黨論久不得調卒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
居實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見每竒始天下
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
欲挽千鈞文潛密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言者二
公各以所長名家不以相易而居實之文氣和而
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觀者每
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建康居
實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火散亡之餘所
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教往游俯仰如前日事居
實之志既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字又
不幸不得盡傳於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
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

矣其傍有海棠一株寧王坐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僅存其五六爾明皇末年暇時自適但如畫中亦安得有馬嵬即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夕陰初晴為山亭與何彥發同觀

書鄒氏志

欽宗諱同曹祖陰德詩後

其初仕為丹徒尉獲拜忠公蓋尚少厚引與論當世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諄諄累數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今觀此詩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

復能推其所以與人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人惟不知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為以不善為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廢臣曾孫何果失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故責報於定國如執左契取寓物天人之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於前而位不配德臧孫達方將有後於魯此詩不但鄒氏傳寶其家願與天下強為善

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
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
穎士來道方諸人游嘗云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
罹其患然治法有證傳於經絡效於日數者不可
差以毫釐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
皆當可使天下無冤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於形

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文不能察情以故
殺人不知其幾何因推仲景書作傷寒證治發明
隱奧雜載前數人議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
遍曉復取其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
曰苟能原疾之所從來而驗之以候按吾書而用
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此仁人之用心也余嘗
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為鏤板與衆共之使
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特無冤人而已調護之不

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於無刑可也賢者尚無忽

書陸探微師子畫像後

陸生板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徙置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隨燼常恨絕蹟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為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此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

名其居曰雲茅菴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稿次為雲茅漫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與間關自吳興特來見余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耳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郡時數往來其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煉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勝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過其為雲茅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弼告後

右晉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按唐罷領宮祠居吳下云、後闕

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
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氣節卓然
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
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概論其過一
序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
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
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
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議者翕然始恨得

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
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
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
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
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
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于初一夫搖之不能自立
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
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
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
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次
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
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
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病
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生平所為文欲
屬余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
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

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
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
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
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
甚致道之文固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
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
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紬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
一日不學也故傳說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
而譬學於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
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
屯戍連營城郭鬱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

易無從得於是凜然惧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
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受學官使刊六
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
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諸史尚未有也顧余老且
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氏尚未遠一
更秦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盡
亡經且如是而况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其餘
至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持傳習之效也

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鏤板漸多好事者宜
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公厨適有羨錢二百萬不
敢他費乃用徧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西
北偶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為重屋以遠卑
濕為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
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
緬書閣而列其藏之目於左方後有同志日月增
益之愈以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任不可不

勉於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
思讀書無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
詩也其言甲兵車馬之盛脩矣至於末乃曰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治道豈不有本末乎衛靈公問陳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知所以為俎豆則

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高帝悉定
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魯中諸儒尚謹
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遂不敢加而待其服大道
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能折高
帝推而上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
無足恠者蓋理義之在人心莫不皆有苟未至於
滅絕不幸喪失雖至於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
悔而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而不可

期之以絕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於天
下乎學校固理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
康領江左八州之地於東南為大都會異時文獻
甲於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
為丘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頽垣敗壁毀壓相藉生
徒奔散博士倚席不講紹興二年其始以安撫大
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裂為盜區路比豕突輦鼓
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詔以建

康為留都蒙恩復昇^居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
亡稍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
乃命其屬因舊址盡撤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
申仲春凡五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
面秦淮增片講肄列置齋廬高明爽塏固有加于
前不侈不陋不及庖園固不畢具既又作小學於
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簿正祭器作新冕黼
皆中程式覈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

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荳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
坊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千萬有
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
租為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各為圖籍以時輸之
凡廩給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下釋奠于先聖前
期率郡執事齋于兩序蓋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
惟謹昧旦夙興籩豆在列肴酒靜嘉幣篚潔嚴史
告時至以次就位正笏垂紳佩玉鏗鏘降登伏興

卒事無違禮成受釐濟爵于阼觀者數百人皆駭
其所未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所與祭者而告
曰嗚呼子衿之作鄭人之所耻也是不知在鄭何
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時
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廢有子產則能興
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列于郡國者其亡
與存我不敢知惟天子以仁孝儉勤治天下克復
大業願與中外休息還之承平者蓋終食不忘也

上帝監觀亦既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舜宣王之德於茲將興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邾鄆實為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產之為鄭以求先聖眷、俎豆之意相與後先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于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共濟一世者予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記刻之后後來者其有改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於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流寓商販游手往來不與建炎已酉冬虜既大入十一月壬戌南渡自溧水徑趣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分兵五百薄建康軍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城於西南隅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民毋得出州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

康與所留兵合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
兵圍守於州之正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
縱火大掠越三日府寺民廬皆盡乃擁衆去凡驅
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於鋒鏑
榜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籍血流通道
傷殘宛轉于煨燼之間猶有數日而後絕者官軍
繼收復又二年烏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
骨皆充斥行者更踐蹙居者雜卧起與瓦礫荆莽
相半也紹興辛亥 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詔
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官為募為僧若道
者收瘞果數至二百則得度于是州之寺五得其
隸業精勤者一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之
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羨穀二百
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籍日校其所獲以時檢察
之人欣然皆樂効力閱十九日得全體四千六
八十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

次入于穴而城中之骸略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
之殘酷不道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天子仁聖
將為斯民請命于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
之餘昔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葬未必廣也
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知其可以王矣
秦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猶
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
福與奪實將聽之其曰得乎丘民可以為天子殺
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
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殘之蓋不為量數
而吾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一二而收之於
後天固享之矣合此億兆無辜之冤則亦必有聞
者虜之亡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丈以其四之
三藏骨其一實以土其上封皆高一丈在西門清
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
池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

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家督役者兵
馬鈐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
郎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議郎安
自求廸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
禮部給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
寺五人清涼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及之於默其為法名之曰
不二夫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
猶為有在者歟道未始有二也既以有物不得不
裂為二彼自為二而吾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
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
爾何特維摩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云者豈有物實之
者哉然猶意其墮於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
氏所謂不二法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

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
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
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言是顛倒見以為無
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辯其非一而不二者乎自
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中國由晉宋歷唐至
於今不絕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
申衍之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為峻守
高甕彫刻綵繪備衆寶以為飾竭衆巧以為工苟
可以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輪
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
無幾比年以來所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
蘭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
躡戶外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
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之日遠其本
建康府保寧寺當承平時於江左為名利更兵火
以廢今長老懷祖守其故址於煨燼之餘十有四

年堂殿門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
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林祖以
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以正法眼
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非徒以有為
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佛
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振之夫方
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道受記諸
大弟子皆不任問病及其無所不言則維觀世音
亦從聞所聞而入爾乃寺之興廢係其時人之施
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辛酉正月兀朮以衆二十萬人寇壬戌渡淮
據合肥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
是夕敗賊前鋒壁歷陽丙子又敗之於含山戊寅
又敗之於巢縣己卯又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敗
之壬午又敗之於全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於閩

口丙戌又敗之於仙宗丁亥又敗之於柘皋己丑
遂敗兀朮於店步復合肥庚寅王師入廬州賊盡
過淮奔乙未班師乙卯獻俘于王所江南東路安
撫制置大使葉某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人絃歌
之聲或可以却秦盜文德之州久矣某學無所成
干戈之際再臨舊治潔齋歎謂有愧平生惟俎豆
在列延見諸生追求在泮獻馘之意使無子衿城
闕之嘆猶不敢不勉惟先聖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甚民今去之
七年上不以其不能詔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鑰
之重其有愧於神多矣強敵未殄民之彫瘵尚多
往者不及而來者未知免蓋惕然未敢安惟陰隲

一方用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其實預受其賜此猶竊恃以苟朝夕者神尚顧之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其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五月不雨至於今禾之將秀者蓋病矣比連日雖霑油雲之潤而境內猶不徧及閔之憂在於旦暮歷旬不繼則民必有受其害者用是惕然不敢安惟至人無心與法皆一遠邇何擇孰非慈哀願矜怵迫之情特施廣大之惠使民得益蘇於彫殘安輯之餘則某亦庶幾免咎於強勉莅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

祈晴寶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履迫窮赴愬允有急而必歸艱厄更嘗蓋無求而不應今茲淫潦殆已彌旬苟朝暮之未回必高旱之皆病願宏普濟俯鑒群情萬億有藏亟被秋陽之暴十千並耦終償歲事之成

庶俾豐穰益蘇彫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已至矣而連月陰霖不已復將害於秋成方中原有興王師在塗調發屯戍無非出於民者歲或不稔公私皆病神豈重用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懇迫之言不待再三尚祈昭答在此朝暮願同彫瘵均受神禧

謝晴寶公塔文

春多雨惧有害於梁盛歸命控祈竊仰干於慈廕亟蒙昭格盡掃陰霾歲有麥禾稍愈疲民之望官藏困廩更寬慢吏之憂大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月將再周凜然念民事之艱未嘗終日敢忘比以陰沴失常預申虔請不踰旬浹卒荷鑒臨寒氣既藏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

敢祇薦于菲誠尚有祈於終惠

祈雨諸廟文

眷茲江壩例若愆亢適惟敝邑雨澤以時布種既同秋成可望尚須霑霈以訖有收願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之施仍均遠邇咸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孚鑒克諒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古者謂吁嗟雨為雩皆請於山川百源而春秋

得雨書大雩階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足知水旱豐凶雖天有數苟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其待罪此邦無政及民干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兵火之餘春夏以來雖幸禱事偶周而亢陽為災時澤不繼苟復困之蓋有不勝憂者用是惕然卧不安席詢耆舊徧宗於境內神祇昔魯僖公有憂民之心春秋歷月不雨則書而文公之怠歷時統一書豈惟不容於王法亦以見神厭其

德而弗之福其之謹尤固無所逃若其區、未忘
於民則尚惟聰明俯鑒朝暮之間賜以霑渥無俾
重為民病乃罪罰當降子身則不敢辭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早嘆之憂慄、危懼遍宗百神曾莫肯顧粵惟神
龍呼吸雲霧是惟其職奔走徃訴敢勤於行救此
朝暮風馬在塗若聞指呼一兩三日澗壑流注焦
槁盡興如手親拊敢曰時澤實惟膏乳愧我不德
孰逃神怒仰懷威靈自以民故奠筭拜賜尚弗我
吐功成不言載肅徒御躬率邾人言餞于路鼓鐘
嘲轟旂纛翩舞神德在人既飽既哺我獨何為永
鏤肺腑

謝雨諸廟文

秋穀時登時雨不繼念驕陽之方亢恐失時和仰
神聽之不輒傾誠請潔躬以俟決日于茲凜然
朝夕之憂彌切雲霓之望訖蒙霑澤惠以有年惟

神念民固重矜其久困顧我不德亦仰被於深仁
卮酒告誠廟貌如在永言思報不解愈恭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害于秋成民窘艱食日延頸而望幸免
溝壑者惟此一麥而已入春以來淫雨不止歲且
三月惧不克濟則乏絕之憂僅在旦暮敢以肴酒
請于有神冀憫彫殘稍回陰沴豈惟寬使之責得
以苟安亦以戴神之休其將無已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所瀆惟在南畝苟或罹
於一歉即坐致於百艱幸茲春夏之交適獲雨暘
之節疲氓盡力布種稍周惧迫驕陽尚資時澤敢
祈覺力重憫凋殘特紆愆亢之憂賜以霑濡之惠
遺秉滯穗豈惟足一時婦子之求積廩高困庶以
償十年溝壑之患精誠所扣妙應無方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歷月不雨徧宗百神卒歲之憂僅在十日輒以吁
嗟之請仰于慈濟之仁爰舉舊章載迎遺像翁然
雲霧即見于崇朝霈以甘膏不踰於旬浹神龍效
職帝命不違救焦槁于垂成整彫殘於既弊敢以
往來之相竊窺妙智之功惟我邦人夙依慧蔭疾
痛而呼父母有感必聞沈溺而援舟航無求不獲
自今以始不敢懈度尚念鄰邦猶多懇請法慈無
礙豈爾疆此界之殊民意所須皆東作西成之望
願均此施普及含生

祈晴寶公塔文

江干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過期麥苗將病重軫勤
民之意敢忘先事之憂法施無方雖微不問民情
所向有請必聞願除陰沴之灾亟正時陽之氣庶
安疲俗復享豐年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方嚴疆

事民力尚艱懼迫常賜敢以預告願施霑溥以軫彫殘區、此心屢干神聽惟其終惠無替厥初

祈雨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賜以時歲常有秋故當艱難之際彫瘵稍蘓公私兼濟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上方經理中原調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刈穀種未播人以旱苦是用惕然雖抱

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徧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以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後可濟其奔走從事相與祇承帝命豈惟羣有司之職神亦預有責焉尚此朝暮賜之餘澤便無失其西成之望神之為貺蓋有待於他時者推無替其常德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元陽為孽必在春夏之交飢饉所憂常當師旅之

後方淮壩之罷警適雨澤之不時麥苗之須朝夕
是惧雖遍走羣望預竭吁嗟之求非歸依大雄孰
協慈悲之應仰憑覺力洞鑒惻憫其卒歲之危
惠以崇朝之施少安彫瘵兼濟公私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叩大慈膏雨之施遂周浹日耒耜競
起溝壑可逃雖宏濟之心無可言謝而迫窮之請
有愧于中仰止靈山旋歸寶室傾城拜賜莫寫斯
民之誠行道載歡已卜豐年之慶惟其昭事願竭
此心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比之亢陽徃干時澤惠然肯臨為我心惻雲車始
興百靈並趨浹日五雨無槁不蘇愧我非德何以
拜賜有呼必聞則惟神志徃餞于塗旗纛有光我
心孔懷冒日而忘惟天與君靡民不育惟我與神
皆民之牧願廣此心各竭幽明俾歲如茲永慰民

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迫春耕控祈未幾茲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
氓方安舊業開口待哺惟茲耕耨之勤盡力撫循
猶有溝壑之慮豈容仍歲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
期重軫曠瘠之責敢逃屢瀆曲冀垂慈法施無邊
固未忘于終惠危誠易感尚有俟於崇朝

祈雨諸廟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之節惟神是司敢以吁
嗟之求而冒聰明之鑒誠意既迫在此旦暮之間
靈睨俯臨不難指顧之惠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艱自貽灾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今茲踰
月之間屢控無年之懼卒霑大賜頓釋羣情難名
廣大之功惟切歸依之志

謝雨諸廟文

比迫農時亟以旱告亦既踰月將害染盛卒蒙霽
霈之祥盡消枯槁之患仰非明德熟惻危誠報德
之心無物以稱有年之賜尚鑒不忘繼自斯今益
虔祇事庶扶天造共保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天步初艱為中原而遠狩帝鄉不返傾率土以纏
哀逝聞靈御之還彌切遺弓之慕威容如在偉烈
具存叅帝王步驟之餘皆期力致接天地混茫之
化獨以心成俄興無妄之灾莫測蓋高之意雖神
遊八極固無滌界之殊而夢錫九齡終屈羣生之
望臣頃持從橐嘗通垂旒永懷未報之恩攀髯已
遠徒抱無窮之戀隕涕何追

留守司

應期撫運悼歷數之有終紹業承休仰威靈之如
在神遊不返仗衛來還爰追在宥之初實際承平

之運典章文物粲方冊以具存華夏蠻夷莫海隅
而咸服豈期禍變橫起遐陬撫恒嶽以北巡既窮
朔易越函關而西度寧閒流沙俄成脫履之遊莫
極垂衣之化臣拘縻郡紱阻造靈輜泣血書辭固
難名於大造銘心戴德徒自結於孤忠

建康府

神凝帝所孰測真游澤在人心難忘孺慕鑿輿之
來後追玉几之始馮力圖斯民寧憚戎車之駕歸

格藝祖莫聞清蹕之音痛裂五情哀纏九土載念
憂勤之蹟尤高繼述之功周歷更傳方賴延洪之
緒堯仁廣被尚懷遺密之思臣拘守封圻阻趨伏
衛攬涕蒼梧之野陳迹空存馳心汾水之陽餘生
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學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群克踐斯
言夫誰易君如耕硯田既蓄既耘剪其蒿稂待以

雨零及夫既登縻實不蕢如營大厦樸斷斧斤取
材鳩工自補及焚逮夫落成丹雘惟文念初相從
不寐載欣豈曰邂逅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皂白太
分肯獨我知擬彼澗芹一紀于茲世方糾紛顧瞻
茫、邈其無垠孰拯孰援蕩其褻氣孰闢孰除獵
其縻縻中夜起難卧不及所謂此折衝豈惟三軍
文武天子允集大勳擢君不次發其清芬豈弟之
政人飽其饋溫厚之誠士沐其醺胡不少留遽領
江濱奉訃失聲心焉如焚五尺之旌三尺之墳已
乎遂慈徃者如雲豈無善類孰為猶薰嗟我老矣
童頭駑筋念昔許我並鄰桑粉今幾何時條鬣朝
暉君不可還徒懷蒿焄古今同然逝波云、尚有
此辭君乎猶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溫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
公至于莊敏宜其孫曾百世不泯侃、大夫莊敏

之孫盎然慈和克紹其門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
十二年如閱晝夜持節西來再見江瀕從遊凋零
存者幾人謂當周旋握手未幾一病莫留遽告不
起君晚聞道湛然虛明臨訣告我曠無遺情夢幻
去來君亦何有我獨悲傷哀此朋舊歛以時服祭
以家蔬君像在堂甚瘠而癯味君之言僅隔晨夕
殞涕陳辭尚君來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
山同一雪濱百里而近實相為鄰我雖老矣來往
莫頻話言相聞意則甚真君晚自言得妙谷神挾
不死藥可閱大椿云何不淑遽蛻囂塵幻化固然
孔懷婚姻四十三年如越暝晨中間憂樂曷可具
陳凌雲超然一笑天鈞揆君之知寧計此身我獨
何為淚落霑草緘辭寓哀百念酸辛

祭淨山主文

我葬先君於卞之麓遂將終焉因以卜築惟時導
師凜若水玉惠然我從實慰幽獨西居既成左松
右竹為山水牯各自放牧浩歌相逢不唱無續俯
仰三紀倏如轉轂今者何為棄我不復愧生滅想
未免凡俗無縫之塔照映巖谷是第一祖開山老
宿子孫無忘尚見遺燭欲知其勤視此喬木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黃文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過錄其勞進

職資政殿大學士禮得通贈二代是歲大享明堂
賜我顯祖爵而詔之曰爾祖實浮於名莫克究厥
蘊惟爾慈孫嘗登揆路用肇開國于惠以蔭庇于
嗣人某隕越感泣惧無以承 天子休德而私竊
自幸我顯祖之遺烈餘懿實獲暴耀九泉屬以再
留閭寄不獲躬致奠謁夙夕不敢寧謹遣曾孫男
右軍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机
宜文字模奉告歸省虔薦于墓道尚惟明靈鑒格

其不勝悽愴慘噓之至

顯考贈太保焚黃文

其不孝弗獲盡養于我顯考使之耄期百年終身之憂未嘗一日而忘尚惟天子仁聖時得追責九泉潛德懿行猶以表見後世頃初預聞政事驟越常典進位少師後凡四當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去歲秋明堂禮成以其忝資政殿大學士于是始開公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歿其寵綏之

亦已至矣而其終無以奉承先訓仰圖報塞徒感悼震越不遑寧處復蒙誤恩再守留鑰不能即歸省謹遣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札宜文字模躬造墓下明靈不昧尚克鑒臨其引領東望涕淚悽愴不知所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